

梧桐下

# The 星战 War

☆  
✦ Star 战

白东旭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T  
H  
E  
S  
T  
A  
R  
W  
A  
R

# 星战

白东旭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星战 / 白东旭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5.2

ISBN 7-201-04962-3

I. 星... II. 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8154 号

**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**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46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 [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)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

890 × 1240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

字数: 200千字 印数: 1-15,000

定 价: 17.80 元



她慢慢地走过，脸上荡漾着天真无邪的笑容，灿烂如同昨夜的辰星，她说：“我是幻月，处女宫守护神。”





我总能看到漫天的枫叶燃烧了那片天空，化成片片彤云，飘荡……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### 第壹章：昨夜.....2

我就是幻域星宫的守护神，但我没有守护星宫，我化为流星飞逝。

### 第贰章：十二星奏.....36

所有的虚幻都是真实的，所以，所有的记忆都会来临，所有。找寻到自己心中的记忆碎片，不断拼接，幸福就在眼前。愿所有的记忆都会汇聚成一首奏曲，奏响人间。

### 后续：星灭星燃.....212

星光从天空中流淌下来，照亮了他手中那支刻着两颗星辰的银笛，照耀在他没有表情的脸上。

### 附录：

关于我，关于《星战》.....227



T  
H  
E  
  
S  
T  
A  
R



流星，光芒的源体。  
但，光也会死去，  
所以，流星是死的。

W  
A  
R

星宫，神的象征。  
但，神也会静寂，  
所以，星宫是死的。

神，神力的极点。  
但，神力也会无力，  
所以，神是死的。

暗色的流星，暗色的少年，  
却是活的。  
十二星宫的少年们，也是活的。  
只有感情，才是活的。

所有的幻想，所有的情感，都在这里汇聚。  
成星，成宫。  
让那天空的星宫，那人世的少年，演绎——  
《十二星奏曲》。



第壹章.....



昨夜

T  
H  
E

C  
H  
A  
P  
T  
E  
R

O  
N  
E



**T  
H  
E  
S  
T  
A  
R  
W  
A  
R**

流星，飞逝。绽放出银色的光芒，匆匆穿过昨夜的天空，留下最后一点忧伤，散落在我的脸上。

流星，飞逝。那是一颗没有亮光的流星，是一颗暗色的流星。那就是我。

i 换句话说，那里面的“人”是我。不，应该说是“神”。我就是幻域星宫的守护神，但我没有守护星宫，我化为流星飞逝。

幻域星宫，只有象征胜利的光——银色的光、惨淡的光。冷，寂，清。

所以，我化为黑暗的流星，突破光的屏障，飞跃浩瀚的宇宙。但化为暗流星，也许会死。

五彩缤纷的宇宙就在我身边，在红色太阳的照耀下，银色的冷光温和起来。或许只是因为我身边燃烧着红光缘故吧，我不知道。

这是幻域——冷清之域——一切都是假的。就像这银色宇宙，只是为了不破坏自然的平衡。不过，幻域的某些东西也是很美的，就像那些植物。

它们生长在宇星城的周围，繁殖能力很强，所以现在，宇星城有了森林。

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玩，这些绿色的东西实在令人兴奋。清



# 星战

Chapter One

第一章  
昨夜



晨，当幻升血狐还在熟睡的时候，森林里弥漫着很多白色的东西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叫“雾”，我叫它“风闪”，意思是“白色的空气”，倒很贴切。那群狸猫不知跑去哪儿了；粗壮的西柯榕树经常捕食一些死掉的真子虫；还有流光的花，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，但很漂亮，有很多种颜色，不仅有那可恨的银色，还有红色——我最喜欢红色，像火焰一样，和现在我身边的光一样。

我知道，那片森林是神战时留下的。

神战。

那是幻域所遭受到的最可怕的战争。

那是一场号称“封冰暴”的战争，是由冰封王发起的。他是幻域的右将军，有仅次于王的权力，但他没有知足，他的心犹如冰雪般冷。

终于，他发动了战争。

神战几乎将一切都冻结了——风、城、焰、光，还有空气，都变成了冰。

漫天都是雪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“雪”，我不喜欢那种东西，冰冰的，落在脸上很冷。

飞雪盖住了千缘山的圣火，这让王很焦急。因为千缘山上的火是幻域的精神来源，没有它，幻域将没有任何灵力，会像在人间一样，冰封王将轻易取胜。

于是，王派人去千缘山重燃圣火。

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——幻域左将军。

他去了，因为他忠于王。而我，却被留在封谷，那是千缘山脚的一块圣地，只是很久以前就被遗忘了。我还记得父亲告诉我，等他，他会回来的。看着父亲被飞雪染白的脸，我用力点点头。

于是我在那里住了很久，直到十六岁。封谷有很多石头，奇怪的形状，还有很多兽。有一只陨星鸟最可爱，我们相处了很久

时间，但它还是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，因为陨星鸟的寿命实在太短了。

还有一把剑，应该算是我的武器。它是父亲的，是幻域的权力象征。但是我拿不起它，因为它太高贵了，我还没有那样强大的力量。

依然白雪纷飞，整整五年了。我想战争还没有结束。

五年，我已经适应了冰雪和寒冷。我脱去封谷老人为我做的御雪衣，穿上父亲留给我的影燃披风，拿起父亲的剑，开始练习剑术。

我到了该练习的时候了，因为我的驭体已经开始萌动。幻域的每个战士，都有自己的驭体，它能够帮助战士控制某种东西，那就是所谓幻域的神力。

老人告诉我，我的驭体，是星——驭星体。

我不知道星对我有什么用，只记得父亲说过，我是流星少年，光的继承者。可我不喜欢光，它太冷，就像飞雪一样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好好利用我的驭体，这是每一个战士的职责，也是父亲的希望。

可我并不能称为战士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。

封谷的冬天很热，比夏天还要热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可能是圣火的缘故吧。所以，在冬天练习剑术是很困难的。我曾几次去找老人，请他为我做一件冷寒衣，但他不肯。他说，既然穿上你父亲的披风就不许再脱下来，那是一个战士的象征。于是我只有照做。

雪仍在下，我不知道父亲好不好，但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。

因为，飞雪已经开始变热。

不过这样，我练习剑术就更艰难了。父亲的剑太高贵，我很难驾驭它。直到如今，我只能用它使用最基本的剑升术，我还是





# 星战

Chapter One

第一章  
昨夜



不能斩断飞雪。

我恨……

我辜负了父亲。

不知何时，身体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……

老人告诉我说：“你要继续练习，你的驭体已经成熟了。”

我没有感到骄傲，我说：“因为我还没有超越父亲。还有王。”

老人第一次感到吃惊道：“不，你疯了！”

我望着漫天的风雪，说：“我必须超越他，我要去看我的母亲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，消失在风雪中。

我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斩灭银光。

封谷的秋倒是令人兴奋。

雪白的枫叶，这是封谷独有的。还有漫山的雨叶石，在连绵不绝的飞雪抚摸下更为绮丽。我总是喜欢背着父亲的剑在封谷游荡，时常有些风唤离跟着我。这些小虫很可爱，是幻域难得的非银色的东西。它们和我一样，有火红色的眼睛。

雪仍在下，潇潇洒洒。

我很惊异道：“战争还没结束？”

老人说：“圣火已经重燃。而且，是新的火，是太阳之火。”

风色的暗淡染红了我的脸，显出我的焦虑和哀伤。

我知道，父亲是太阳的后裔。

“你不能再待下去了。”我的驭星体告诉我。

没错，我不能。可是我没有高超的剑术。

“不，心就是你的剑术。”

隔着檀木之窗，我发现，雪停了。



“记住，你的心，是你惟一的東西。沒了它，你什麼都沒有。”

我點點頭。

我走了，離開封谷。我要回去，回到宇星城，回到王宮。

踏着殘留的雪，我走了；背負着父親的劍，我走了。風，仍在吹，卷集起葉子撲打着封谷。我沒有回頭，因為我只有一個目標——找到父親。

父親，我來了。

雖然神戰結束，冰封王戰敗，但整個幻域的環境已被徹底改變——火焰之城“升螢焰”也失去了昔日的烈火色澤，多了幾分綠色。我很驚異：那草、那木、那火焰、那空城……但我沒有留心去研究，因為我有自己的任務——回到宇星城，回到王宮、我要見我的父親，去見我最敬佩的父親。

殘餘的寒氣減輕了太陽炙烤的痛苦，這對我很有利。因為宇星城離封谷好遠，沒有充足的力量是不可能到達的。不過，即使像昔日那樣，太陽放射烈焰，我也不會回頭。

披風浮動，腳印穿行。我一直望着前方，沒有回頭，雖然前方是飄渺的銀色，冷光般的銀色。天空中飛過一只龍雁，奇怪的是這種龍獸的身體——竟然由銀色轉化為令人畏懼的暗黑，就像黑夜。

我很詫異，也很害怕。在具有神聖和光明象徵的幻域，是絕對不允許有黑暗的。我取出身后的劍，一道冷冷的光從天劃過之後，一道黑色的光從天而降。

我走上前，俯身凝視，它驚恐地望着我。我沒有殺它的意思，我不想屠殺，那是殘忍的事情。我仔細看了看它，沒錯，全身都是暗色。馭星體告訴我：“這不是一只普通的龍雁。”我點了點頭。

天色暗下來，月亮從古老的地平線上升起，煌煌地照耀着幻域的大地。我拿來一只剛剛抓住的風兔，喂給那只暗色龍雁。它



# 星战

Chapter One

第一章  
昨夜



望了望我，疑惑中透露着丝丝惊恐。我微笑着说：“吃吧，不用怕。”它似乎听懂了，缓缓地用笨拙的双翅接过风兔。我很开心，我长这么大没有一个朋友，除了它，一只龙雁，一只黑色的龙雁。

银月散发着冷冽的光，照耀着冰封的大地。

龙雁已经睡熟了。我没有睡，我睡不着，因为明天就能到宇星城了，到了宇星城就能看到父亲了。

## 父亲·母亲·枫叶·山

我的父亲是幻域的左将军，拥有仅次于王的权力。但他从来不用那至高的权力去破坏、毁灭，虽然这是一个战士最得意的事——因为他爱这个国度，爱这里的人们。

他也忠于王。王在他的眼里，超越一切。

儿时，我总和父母亲到千缘山的山顶去看枫叶。千缘山的枫林是幻域最美丽的风景，它受到圣火的庇护，因此有火红般绚烂的颜色。我总能看到漫天的枫叶燃烧了那片天空，化成片片彤云，飘荡……

依稀的记忆，在脑海中沉积。本想让它们永远都沉默，但我做不到。我总是忍不住将粉碎的记忆拼凑起来——释放，直到它们布满眼前。

母亲，是枫之谷的公主，她身上有火枫一般的高贵气质；父亲，是一个好父亲，但他不是一个好丈夫。

千缘山的梨山枫再次被秋天染红时，母亲独自去了千缘山。像往常一样，她去赏枫。她喜欢枫叶，喜欢它的娇艳，喜欢它的火热。但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去。

那时的天总是红色的，那是圣火渲染下的火枫飘零。远远地，我看到父亲屹立在城头的身影。他火红的眼睛盯着千缘山，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忧虑。太阳的光芒顺着他的披风滑落下来，在

地上摔成了粉尘——天真的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

那天，枫叶更多了，漫天都是。旋转，升腾，然后消逝。

父亲带着我来到千缘山脚。枫叶迎面飘来，又转而消逝，只有父亲脸上的焦虑残留不变，定格在这漫天的火红之中。我拉着父亲的衣角，他缓缓地低下头，我看到他瞳孔中积存的火红的担心。

“父亲，你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父亲只是说：“没什么，孩子，别担心。”

“天地无界，枫人合一”——“星誓流剑术”的最高境界。

父亲原本可以练成的。对父亲来说，这很简单，但他没有成功。因为他从没有去过千缘山上的枫殇绝地，没有见过那株梨山枫。虽然，那里铸就了王——不朽的王，伟大的王。

一叶冰冻的枫敲碎了我的沉思。我睁开眼，漫天的枫叶都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雪霜，我惊呆了。父亲焦虑的事情终于发生，他拉着我，冲上千缘山顶……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知道，那一定很严重，因为父亲从没有这样鲁莽过——这是战士的忌讳。

从我踏进枫殇绝地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一生，都将改变。

山顶上，圣日祭坛中，往日熊熊燃烧的圣火被冰封在冷冷的枫叶中……尘封，永寂。

“不！”父亲叫道。

我从没见他如此失态过，而我分明看到母亲。她站在圣火前，面目狰狞，双手舞动，控制着漫天的冰枫，封住燃烧的圣火。

枫殇绝地，一片静寂。

父亲抽出那把剑，剑光四射，如刺骨的风一般，灌进我的衣服。



H  
E

S  
T  
A  
R

W  
A  
R

11